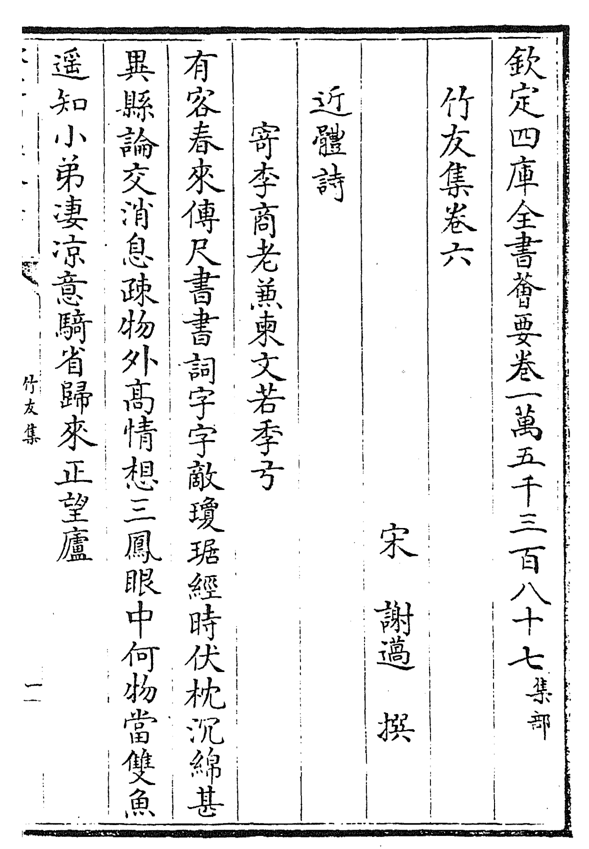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竹友集卷六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寄李商老兼柬文若季弓

有客春來傳尺書書詞字字敲瓊琚經時伏枕沉綿甚異縣論交消息疎物外高情想三鳳眼中何物當雙魚遥知小弟淒涼意騎省歸來正望廬

晝臥二首

書魔纔挽睡魔推鼻息俄驚吼怒雷夢到逍遥大庭館不堪簷外鳥鶯回

剥剥啄啄無俗客清清冷冷多好風一枕本無憂樂累何須遊宦大槐宫

青精飯

霍山王鄧兩真隱駕鶴乘雲飛九天當時服餌定何物同飯青精三十年

從來見說青精飯晚遇真人隱訣中長恨聞名不相識
那知俚俗號烏桐
南人雖號烏桐飯過熟翻成作淖糜太極真人方未試
茅山道士寄何遲

送酒與晏如居士二首

南人釀酒詫深紅注瓦真成琥珀濃與藥相投莫宜此
急分多病晏如翁
此翁曾把春償酒醉插姚黃更乞花多病只今猶解飲

細傾聊為遣生涯

示李商老兄弟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如修水波瀾闊
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于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
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

夏日遊南湖

麴塵裙與草爭綠象鼻筒勝瓊作盃可惜小舟橫兩槳
無人催送莫愁來

詠金來禽

枝上離離金彈丸宜隨玉食薦金槃從來物以遠為貴酷愛閩中荔子丹

書懷

賴有書遮眼初無客就談身閒惟取醉髮短僅勝簪學僻令何用囊空寶不貪老師行駐錫淮擬問前三

次李商老端字韻

胸中磊磊夜光寒霹靂驚飛在舌端夢去幽尋遠山麓

詩來喜色上門闌四時更運不停軌萬物並流皆疾湍兩鬢凋零壯心在忍窮懷抱若為寛

招汪叔野

夜語僧窻雪載塗別來夏木又扶踈兩牛鳴處地非遠萬竹陰邊吾所廬兒能竊聽從忘簞子盍徐行可當車莫訝南鄰狂處士摻撾傾坐一軒渠

投贈通守陳虛中

前驅負弩旆旌忙凜凜寒風挾曉霜人道奸藏有三穴

公知民病極千瘡搖毫端是霹靂手抵几還驚鳧鶩行莫向琳宮坐閒冷太阿何事匣中藏

晚晴步塘上

漫踏斜陽堤上行偶逢白叟問年登去年禾乾龜兆坼今年多雨禾耳生

鳴鳩

雲陰解盡却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煙雨裏鴛鴦相竝濕紅衣

聞呂居仁病未差覔使寄問

消渴文園苦病多蕭條子美卧江沱士窮不遇古如此天實欲為人謂何忠義名家忝申許文章秀氣望岷峨期君煉玉煮白石色比嬰童何啻過

種竹

闢地種修竹得方緣秘經成陰向北宇倒影落中庭直取内含素豈唯枝聞青龍鍾玉川子猶擬抱添丁

次韻季智伯寄茶報酒三解

歡伯風流可解憂疑君此外更無求揀芽投我真抛却不是能詩薛許州

二生相逢妾換馬我今真成酒易茶腐腸消膏亦可戒與子服霧餐朝霞

君如張籍學古淡麗處往往凌陰何長句短章時寄我為君翻入竹枝歌

懷鍾陵舊遊

五年二度過鍾陵馬上春風醉裏醒南浦江波迷眼綠

東湖煙柳半天青從來地域欲卑薄怪底山川終炳靈又見徐家有高士他年重作聘君亭

湯泉 泉在法水寺後

亂泉如沸出灣環餘燠猶霑野寺閒但與山僧洗塵垢還勝漲膩在驪山

食盤四首

端為懷黃取醢烹豈緣多足恣旁橫焚臍未用集鼠輩椎髓方嫌太瘦生

分付厨人苦見嫌十臍元有九臍尖要知其中未必有輸與蛤蜊如蜜甜
論功直與酒盃同何事生憎在水中不使落湯頻下箸終令骨醉耐春風
有國嘗憂以味亡須知有毒味中藏誰能不累口腹事莫趂秋風啣稻芒
以牛膽漬槐子送董之南二首
雪霜無賴點君髩五十龍鍾成老翁急分槐實要腦滿

佇見頭青雙頰紅
解牛得膽大如斗投以元槐功更加來歲青袍映緑鬓
不妨看盡九衢花

送王坦夫由淮南入京

王郎乘興上扁舟數遣書來寫我憂奏牘三千待金馬
卷簾十里夢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檝蓮葉盃香消客愁
白鬓倚門長望子細君應賦大刀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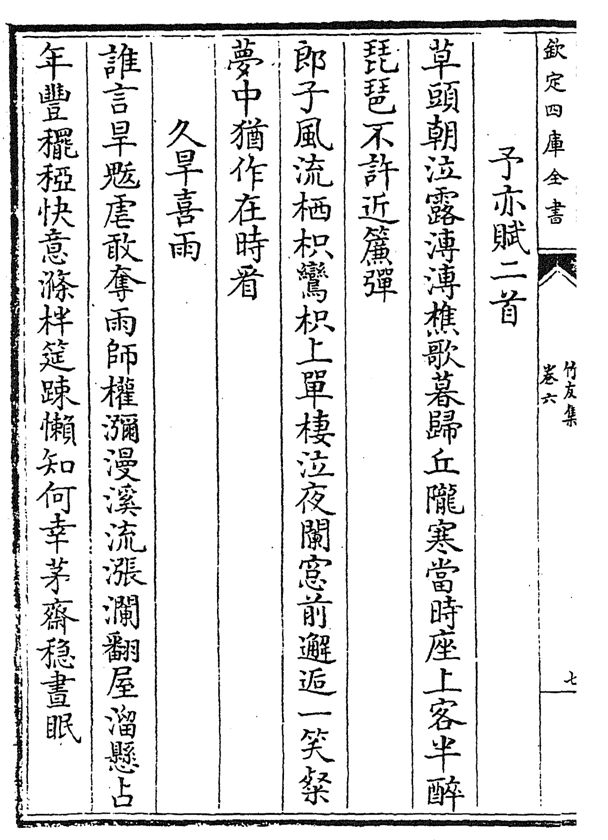
送安樂寺陳妙音載酒

逰郭尋春未見花不知春在梵王家林間新翠張裙幄
席上殘紅當臉霞興逸持杯睨雲漢飲酣揮翰走龍蛇
主人不是陳驚座投轄歸時日已斜

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首各消䰟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脊
又令點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
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李簿家有侍兒妙麗善歌舞諸人惜其死為賦詩



予亦賦二首

草頭朝泣露溥溥樵歌暮歸丘隴寒當時座上客半醉琵琶不許近簾彈

郎子風流栖枳鸞枳上單棲泣夜闌窓前邂逅一笑粲夢中猶作在時看

久旱喜雨

誰言旱魃虐敢奪雨師權瀰漫溪流漲瀾翻屋溜懸占年豐穲稏快意滌枓筵踈懶知何幸茅齋穏晝眠

植菊

憔悴靈均老蕭條子美醒飡英謀自潔摘蘂恨猶青事往成今古人亡尚典刑老夫今白髪頼汝駐頽齡

有懐如壁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瀉江湍乞食侯門鋏屢彈鋪褐卧雲何處去不應投老累儒冠

每憶詩人賈浪仙投冠去學祖師禪塵埃不染心如鏡妙句何妨與世傳

寄王立之

坎壈修門裡蕭條處士廬憎人玉川子憤世竹林書家有來禽帖門無載酒車諸公生死隔不是故人踈

二

舌本初傳强仍聞右臂枯經春一旬卧見客二兒扶吾道何寥闊夫君合洗蘇世無澣浣手藥味且時需

贈别董彦速四首

人間底處異蘧廬莫莫堂中豈定居我尚滯留君去速

荒園三畝夢歸歟
多謝清風日掃庭與君同種菊青青開花爛熳君何在
莫忘蕭條我獨醒
欣同衆鳥託吾廬投杖行當欲索居不是酸寒孟東野
吾言能聽果誰歟
機事都捐憶大庭茅簷相對眼俱青期君别後文章健
往弔沅湘屈子醒
次韻無逸兄見示

憔悴誰能賦大招會將菌桂雜申椒巷南鄰里頻相過水北山人詎可邀細酌敢謀長袖舞苦吟空咏寸岑遥耕耘頼有陶潛婦不羡孫郎對大喬

次王信民寄無逸韻

詩翁索莫閉門居珍重山陽信不踈但報七言當玉案何須千里駕柴車樂天官滿應歸早楊子家貧只晏如他日往來随二老共甘盂飯與盤蔬

送酥魚頭醬菜與何之忱三首

和蜜煎膏學甕酥兒誇甘味比醍醐老夫舌本不知味
强解嘲為羊酪奴
放浪三江又五湖頭顱見醢亦何辜世無剛者不用覆
往侑一觴隨蜜酥
甕底寒蔬冬作葅春來把酒必時須庚郎鮭菜二十七
還得何郎下箸無
立夏日作四絶
雨脚連雲苦未收曉鶩池面日光流田家甑裡封蛛網

即漸歌謡麥有秋

小簟含風六尺牀竹奴從此合專房吾身瓠落都無用占得山間一味凉

熨得絺衣一番新幅巾輕軟最宜人花時氣暖長愁夏竹裡風微又勝春

學作蒲葵扇未工手揮聊有古人風君王别用機中練定被南來長養功

寄劉世基用世基寄之忱韻

斵堊誰能鼻不傷虎賁何取似中郎吾人身健闊何濶

昨日書來喜欲狂華屋不存長念昔（用文靖事）金蛇雖在莫干梁幾時燒燭留君語更向東窻置一牀

招李商老兄弟時聞權守陳公留之未聽其來

十年不見今兄弟眉宇長懷元紫芝栩栩夢魂成獨往翩翩書札慰相思求船貸馬事應速酌醴焚魚吾豈辭政恐孟公投轄飲惜君高論解人頤

次劉世基韻

孔世巳傳三十八諸孫猶自見長身試將後謝追前謝

豈料今人媿古人華子岡頭千疊秀劉郎詩律一朝新

吾家碧㵎紅泉句聊欲煩君作後塵

用前韻和董彦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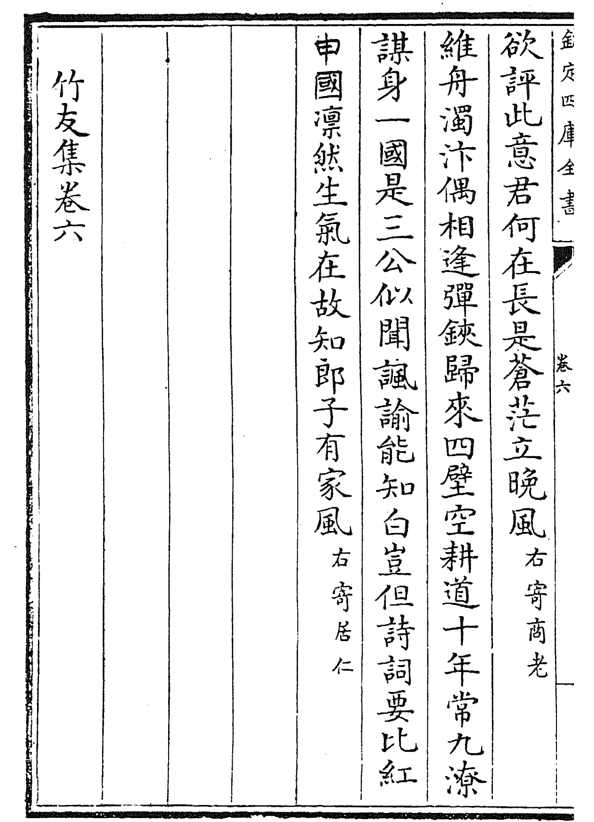
得句可傳千古意捜奇攻苦百年身河梁贈别初無對

錦里吟春復有人我巳汗顔驚手縮君猶瓊樹賞朝新

從今習氣須磨盡二字唯當悟客塵

夏日書事二首

蒼虬蟠礎濕生雲翠竹摇風水有紋凉卧北窓呼不省
蟲飛遶鬢夢中聞
雲峰矗立駐金鴉夢斷槐宫影未斜屏翳御風遊不返
南山空轉阿香車
余嘗會李商老於海昏識呂居仁於符離今巳五
六年矣偶見二公倡和詩各次其韻一首
憶昔逢君夜雪中高談未了酒尊空清漣緑篠今輸我
白壁黄金政負公渭水流清終異濁池花變碧舊曾紅



欲評此意君何在長是蒼茫立晚風 右寄商老

維舟濁汴偶相逢彈鋏歸來四壁空耕道十年常九潦諆身一國是三公似聞諷諭能知白豈但詩詞要比紅申國凛然生氣在故知郎子有家風 右寄居仁

竹友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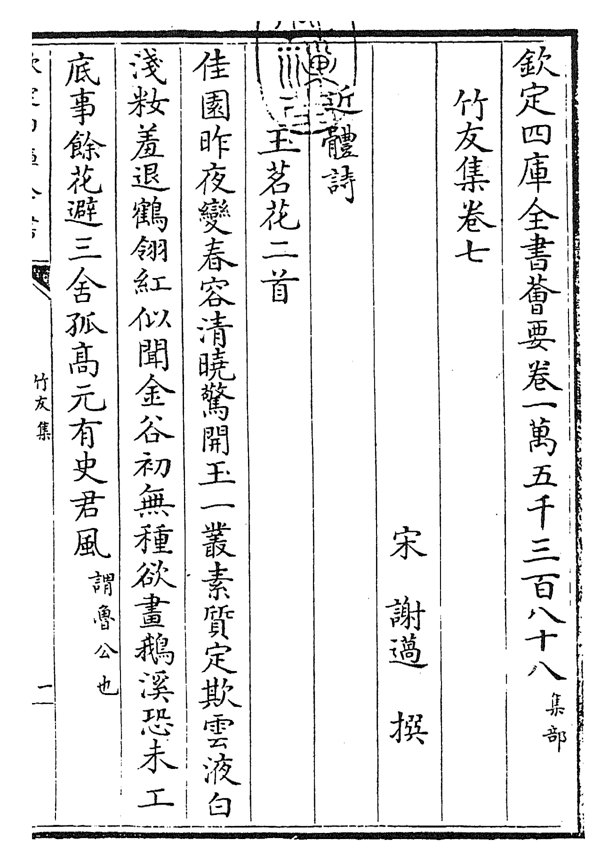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竹友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竹友集卷七

宋 謝邁 撰

近體詩

玉茗花二首

佳園昨夜變春容清曉驚開玉一叢素質定欺雲液白淺妝羞退鶴翎紅似聞金谷初無種欲畫鵝溪恐未工底事餘花避三舍孤高元有史君風謂魯公也

騷人浪説麻源谷本在風流刺史家直與瑶林共高徹可須梅影鬭横斜芳尊莫待紅粧賞幽艶長令烈士嗟憑仗邉鸞折枝手應宜展障玉鵶乂

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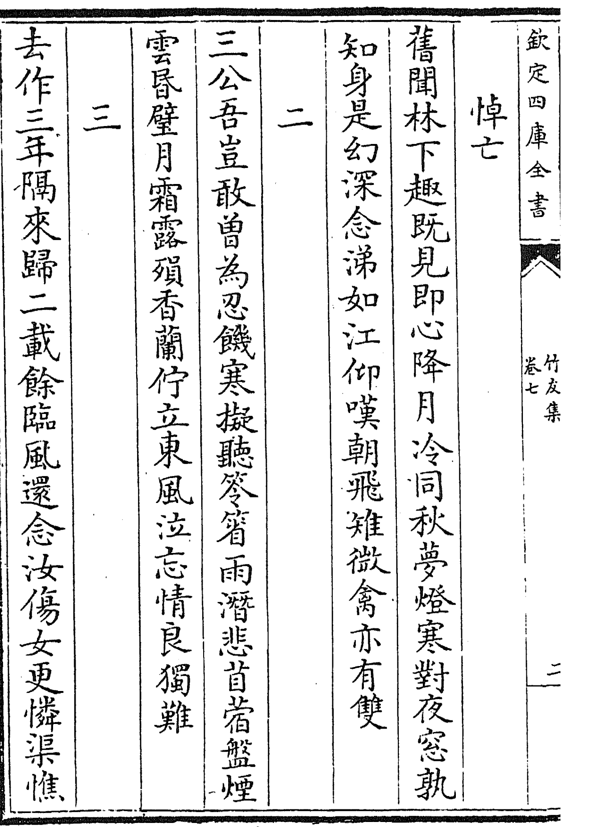
年來任運學騰騰愛酒還同醉李僧痛飲亡何緣客至時奇不惜逺村行簷間燕雀新聲好門外池塘春水生曉起坐窻無一事捲書南望見高稜

飲酒示座客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
造化小兒經紀之牙籌在手彼為得塊石支頭吾所師
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痴

和李智伯金石臺不見舊題之作

瘞鶴書蹤逸少齊華陽長使後人迷姓名不得芙蓉手
何用全牛捧硯題
復憶高人張季鷹每將盃酒勝榮名登臨叔子縁何事
湮滅無聞一愴情



悼亡

舊聞林下趣既見即心降月冷同秋夢燈寒對夜窻孰知身是幻深念涕如江仰嘆朝飛雉微禽亦有雙

二

三公吾豈敢曽為忍饑寒擬聽笭箵雨潛悲苜蓿盤煙雲昏壁月霜露殞香蘭佇立東風泣忘情良獨難

三

去作三年隔來歸二載餘臨風還念汝傷女更憐渠憔

悴衣圍減飄零鬢髮疎吾今多病久誰付茂陵書

呈無逸兄

蕭然環堵獨何有自謂過人唯一邱野性定為滄海客妙齡須寄道山遊江寒沙靜鸛鴿晚雲濶天低鴻雁秋休歎烏衣成往事一尊相對且忘憂

寄桃鄰居士

桃鄰野客無消息寄食招提豈定居倘有龎公知德操何須程鄭識相如食魚他日勞彈鋏舐痔今人剩得車

流落生涯俱寂寞因風時遣一行書

寄無逸四首

三足祥烏曾集冠生平菽水奉親歡從今五鼎應無補
不可奈何君自寛

聞説潘郎窘食貧何年會面慰艱勤北風如有齊安便
為報相思頻夢君

故園風物長如舊松栢參天六月凉岑寂北窓風雨夜
獨吟詩句遶胡牀

浩蕩漳江瀉碧漪西山清絶助新詩好因歸雁傳佳句要見羊何共和之

觀李伯時陽關圖二首

坐對丹青傷别離泪和朝雨想頻揮道邊垂柳年年在看盡行人長不歸

春草春波傷底事青青柳色最消魂龍眠自有離家恨貌得陽關煙雨昏

秋興

雨隔千山暮風驚一葉秋朱顔傷露槿青眼賴沙鷗畏

酒游揚夢因詩點染愁有懐誰與語多病獨登樓

聽曹道士彈琴二首

淡泊絲絃誰與聽試開塵匣寫幽情琴中自有無窮怨

彈出離騷意外聲

小窓疎箔列仙家彈盡遺音晚影斜賀老當年定場屋

虛將妙曲付琵琶

寒日出郊

水晴鷗弄影沙軟馬驚塵竹斜侵徑幽花亂逼人深
行聽格磔倦憩倚輪困往事悲青塚年年芳草新

寄洪鴻父

兒時訪道章江上燕雀羣中見阿鴻南浦飛雲看畫棟
北窓欹枕颯涼風讀書長憶登山勝作尉聊甘食蘗窮
想見哦懷非一首鈎章棘句定能工

有懷潘子真

冲和菴裡潘居士旅食京城久不還玉唾銀鈎長在眼

瑤林琪樹未承顔大門曽是鄭嚴輩吾子却居夷恵間

想見紅塵車馬底夢魂隨雁過西山

食菜

道人真是伊蒲塞頓頓園蔬入餜來紫菜寒葅參薤韭

黄橙苦酒伴鹽梅蒸豚不羡貯人乳飯豆亦能羮芋魁

但恐酪奴不解事攪令枵腹轉春雷

暮雨二首

溜渠鳴玉雨成霖春草池塘數尺深後院落花人不到

無聊獨下海棠陰

晚雨墻東暗緑槐清陰庭院鎖莓苔委階紅藥將春去
貼水清荷與夏來

春日黃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艷寒香亦可憐政使北風吹得盡
一枝金蓓始嫣然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能拂掠
含酸結子為誰圓

梅花四首

姑射神遊閲九關水精宫殿不勝寒下窺人世生成想故作梅花與俗看

清曉徹開淺淺黄蕭疎無奈北風凉幽姿不許人窺見故向寒林度暗香

薔薇露染玉肌香疎影寒光照野塘長使詩人動幽興不妨桃李鬬春粧

冷香零亂點寒莎眼底愁生萬種多收拾餘芳無處惜

只傳佳句似陰何

送都仲獻

酒曹懐壁塹投閒俄許朱轓未賜環殿閣涼生應在眼

宮門騶唱合趍班鳳皇覷德翔千仞虎豹窺人礙九關

只恐蒼生傾望久未容投紱老家山

寄題長沙高善時醉月堂

亂山岑秀繞湘漬君築茆堂底處村南國戈矛真夢幻

醉鄉風露别乾坤平生不負南樓興何日能同北海尊

聊欲揮毫書楚些憑君招取獨醒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二首

老子平生與竹羣清風洒濯勝三熏江郎定自興不淺

共打僧門尋此君

小池環插碧琅玕氣韻蕭梢六月寒一夜清霜羣木落

獨留孤節與君看

吳彩鸞寫真

天上鳳皇難獨宿人間翡翠本雙栖丹青不與文簫共

誰遣雉東迷雀西

戲咏鼠鬚筆

編鬚捋取蝟毛磔裁管縛成雞距長誰言鼠鬚不足齒也復論功翰墨場

山間四首

籬落秋花未得霜嫣然一笑媚秋陽可人風味撩詩興不記姚家宮樣黄

野老緣岡拾墮樵溪童收網度横橋高懷盡在行歌裡

豈信人間有市朝
未羨顔生樂一簞一簞懸磬若為歡有田如使楊雄足
亦學前賢在澗槃
舉案齊眉老孟光隱居無計可須忙殘年但使糟床注
亦付生涯與醉鄉
移松二首
古貌蒼髯十八公巍巍獨出衆材中朝來挽致茆堂下
為我商量送好風

河出崑崙泒九州屹然砥柱立中流蒼松若比邱山重
豈但回頭費萬牛
次韻吳民載告别覓酒
君詩起予者百遍為君開世俗唯何甚予心不可諧獨
思南去楚衆欲北之回何處可休影期君歸去來
二
齊下老從事相逢青眼開有朋方悃款得汝更詼諧老
與此非淺後車君與回嘉蔬實空瓶并遣木奴來

偶書二首

大儒讀書如布穀小兒據几如王孫道人竟日無一事
卧看前江烟雨昏

平生蹇吃不解語終日坐窓從客嘲它年若使登要路
定被人譏無口匏

題陳先生華山高卧圖

落葉開花秋復春睡中榮悴豈關身那知五起雞三唱
亦有寒窓不寐人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梅蕊飛翻柳色新雪泥乾盡巳成塵愁看節物獨驚眼醉吐詩詞君可人藜杖應門原憲病鸘裘貰酒茂陵貧朝來似有飛揚意可但無情草木春

交情自昔白頭新富貴移人或望塵顧我喜求方外士得君端是眼中人謫仙詩富舊無敵東野囊空今不貧巳遣摻摻縫古錦共捜佳句賞新春

彥光示詩有釋氏之語復次韻

歷眼浮榮逐日新誰知澄寂本非塵吾曹例作區中士此日全輸世外人空裡華生均是病衣中實在却憂貧是間枯淡君姑置且辦芳尊醉早春

何之忱用前韻示詩復次韻

楊子牢愁更美新賈生悲鵩在承塵忘懷久已栽萱草行樂尤欣見玉人邂逅題詩聊可意平生嗜酒豈憂貧明年剩作顛狂計劇飲高歌莫負春

從陳妙音覓酒二首

雪窻痴坐撥寒灰萬斛清愁掃不開排遣此懷皆底物
憑君催送麴生來
長恐閨人抱頸羞何當更脫鷫鸘裘試煩郎子傾家釀
不用平原老督郵
次韻董彦孚獨卧逸堂之句
遶舍檀欒五月凉歲寒高節亦難忘期君鴻鵠應高舉
顧我蚍蜉豈自量索價舊曾希少室荷鋤猶可繼柴桑
虛堂若許連床卧待看風吹細細香

送黃柑與彦孚二首

殘臘纔經一番霜青青三寸作金黃故園兄弟懷思我特地分甘到草堂

手折奇苞遺細君更思特送逸堂人甘寒定可錦繡口看吐新詩泣鬼神

過金山下作

楊子江中風浪生小舟如葉任欹傾槳摇齊指金山寺霧暗初疑鐵瓮城絶頂迥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

他年來訪結菴地吾與此江春水盟

獨登有美堂

鼉趺雙跱日星懸讀罷凴闌心浩然繚繞峰巒浮野色

參差樓閣起晴烟湖光淨照山閻寺江浪遥連海外天

安得翰林風月手一時摹寫入詩篇

雨中漫成四首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鶴翎俱未識

梨梢空有淚闌干

向老逢春懶問花惡風吹雨故斜斜一城桃李應漂盡不到城南韋杜家

一樹山礬宮様黄曉風微送雨中香鼻端空寂誰知許莫怪雄蜂取次狂

纔見花飛掃不開只今青子落莓苔當時一笑氷雪面曽動揚州詩興來

送王山人

秋風蕭瑟賦歸歟此去懸知金有魚我亦羡君無奪糈

長沙終負過秦書

竹友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 集部

竹友集卷八

宋 謝薖 撰

古賦論辯序記

懷故園賦

余故園之幽寂兮拓荒榛而經始面銅山之崷崒兮挹蕭晨之爽氣擢天矯之蒼松兮參虬龍之游戲峙便娟之修竹兮儼萬夫而環侍築屋其閒兮將以隱居而求

志盤旋不出兮殆不知老之將至夫何漂泊異縣兮莽流萍之無蔕山岑岑兮植壁泉涓涓兮鳴珮玩山水之清佳兮亦足以樂飢而忘味雖信美非吾土兮昔之人所以登樓而橫涕嗟三畝之寛閑兮豈一錐之莫置畦西滋乎秋菊兮墻東緐乎春薺晚食可以當肉兮徐行可以當騎冬裘夏葛苟不完兮寧紉荷而製芰效鹿門之俱隱兮逝優游而卒歲辟纑猶可以易粟兮吾豈從墦間之祭繄古人之不食兮獨貿貿然而蒙袂事有感

於予心兮聊抽毫以寫志

竹夫人賦

淇園之下渭水之濵有物森然其色青青刻畫以檀欒嬋娟之狀俎豆以碧鮮玉潤之名有匠若睨而嘆曰是物也非松非桂非梗非梓孤潔似介一何高士溫潤似德一何君子是必良材者也于是伐以斯棘之斧運以斵泥之斤製而為器强名曰夫人竹友居士得之而喜曰夫藻局璇室朱宮玉闕延羅幌之清風掃象牀之秋

月神女詫其雲雨姑射逞其氷雪有談夫人之高致誦夫人之貞節雖欲奉敝帚以享金無乃獻璞玉而遭刖則吾方遊息于瀛州方丈之上結廬于銅陵碧澗之下以蛾眉曼緑而伐性以錦衾角枕為階禍或偃息于風櫺或裴回于涼榭炎曦鑠石之晨碧月澄空之夜與夫人其同夢感莊周之物化俄而商氣聿興涼颷四起葉翩翩而墮地蛩啾啾其入耳掛蒲葵于墻壁委纖絺于篋笥童子造予而請曰今兹秋兮歲其將换御冬須狐

白之温曝背幸朝陽之暖唯斯之無所取材願以結厨人之爨居士曰噫子獨不聞夫伐著而哭亡簪者耶子亦不見夫采葑而遺下體者耶物或故則不忘材有用則不廢豈眷顧乎姬姜乃棄捐乎憔悴自古亦莫不然吾又何增乎歔欷雖然吾方念此欲以憩膝而休臂童子出居士乃據竹而歌曰鵓姑南北兮雨蕭蕭匡林之上兮吾與汝其逍遥

過隋論

隋高祖籍椒房之親假黃鉞之制秉國政以輔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于是詔五王劒履上殿以慰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欲覘其行事而陽示不疑乎持太阿之柄雖陰謀竊發曾莫摧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修守戰之具欲以渾一區宇西斬土谷渾北破突厥韎鞨重譯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爪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旗旆樓船千里相望大軍南渡日陰未徙

而亡陳天下已定消兵偃武有臨朝願治之心躬覽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崇尚樸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乘輿以避老幼罷魚龍之戲痛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王之墜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卲之徒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堂堂乎隋不可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為天下之志而無為天下之量操持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軋已譬如閭巷窶民一旦有十

金之藏意其有擔囊而趍者惴惴恐惕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家父亦自有體耶當此時藏緯候圖讖造兵器有禁客舍無公驗者坐及守令朝廷之上言未卒口而鐵鎖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之兆已萌而高祖不悟也此其過在于無為天下之量所以無為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刻薄而善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善疑者莫如秦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愈密而患輒隨之而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為金人

十二葢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陳涉之起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臂一呼而金城不守也秦法羣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葢疑左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荆軻之匕首乃發于燕督亢之地圖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舉筑以撲也事有曠千百年而合若符契者秦隋是已秦始皇刻薄而善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祖刻薄而善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忠厚之德修寛裕

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淫荒之子孫宗廟尚可以延漢高帝不過泗上亭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之耶故曰亡秦隋者非漢與唐也秦隋自亡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為天下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寛猛之宜仁風德澤揺蕩浸灌人心歸之如父母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誰得而侮之耶

孝辨

或問孝曰頃步不忘親于食之間不忘親孝子哉曰有食于稠人之坐饋之羊舍而弗食言于衆曰羊甚美吾有念母之心焉請以遺之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子以為何如曰是孝也食之甘者念其親此人之情也非孝之難也頴考叔食而舍肉鄭莊公母子如初桑下餓人食而餘其半趙盾遺之簞食與肉夫頴考叔非誠欲以遺母而桑下餓人又未必其誠孝也莊公因而有感宣子不以為疑此人之情故也或謂是詐而已

矣是取名而已矣亦豈無人之情哉斯人之説勝吾不忍孝子之忘親也今人知愛其子必朝暮求其所好以悦之豈愛親不若其子歟噫人皆知易其愛子之心以愛其親天下豈有不為孝子者哉或人瞿然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然則孝子之心其亦可知也已

送邵尉序

大凡有心于得而得者其心勞而所得也不完唯無心于得而得然後其心泰然而所得者亦多莊周列禦寇

之徒其言荒怪渺莽而其要一歸于無心故甞謂海濵之人機心一萌則鷗鳥不下而索珠赤水之北者惟象罔能得之金谿尉邵公弱冠登進士第仕宦偃蹇不達垂二十年猶尉嵒邑平居無事種學自娛未甞飾一言以求知于要人之門其于窮達得失之際泊如也為尉之明年盜嘯于境探丸為彈者衆吏胥以聞公徐應曰除盜吾職也其可以稽吾行耶於是衣戎服帕首袴韝鞭馬而出不淹日掩羣盜梟之四境肅清枹鼓不鳴部

使者録其功上之朝未幾授宣義郎而使者又論其餘功其賞猶未已也邑之有識之士相與言曰往時尉吾邑有心于賞者往往交通舞文吏以陷人于死賞未及行而惕惕然意其卧不安席也今公無心于賞而刑者自不冤雖一日九遷其官可無恨公丹陽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其為人號稱寛厚長者而貌偉然古所稱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者異時勒銘燕然立功樓蘭韔弓櫜矢雍容廊廟之上其可量也哉邑之士望公者如是將因

辭以達意故于其行也屬予為序以贈其行云

狄守祠堂記

撫于江西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貲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而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椎埋掘冢白晝刼人于市寖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裄揚者相推案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餓羸之餘公喟然嘆曰民獘如此其可

以苛急治耶于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為政寛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三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于囹圄鞭笞之中佚我黎老于凋瘵之後盖公之德也公嵗滿且代去盍立生祠以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他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為也將請于公立于州之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嚴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静深莫如景徳禪院院之主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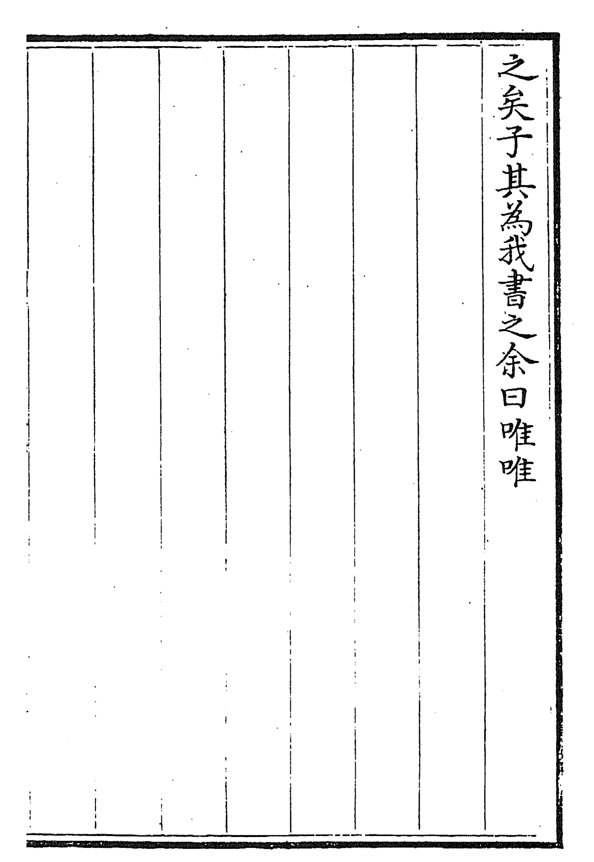
又有才智能辦其事于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後咸來請于余願有記夫沒而犧尊太牢不如生而巵酒一肉也沒而廟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旌麾未去民已圖其像而祠之可以為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無窮公去而羽儀于天朝豈能忘情于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為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適正堂記

昔之儒者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談仁義禮樂教化政刑之具自以為至矣學老子者從而非之以為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吾師之所傳者不如是要以無為清淨為務亦要勞而無功闕

自以為至矣學釋氏者又從而非之以為久生近乎貪養形近乎愚吾師之所傳不如是以寂滅為宗以無生為樂夫三者之相非豈有既乎然今之世學釋老者競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駭世絕俗而儒者反取釋老之言以明六藝之學嗚呼安得孟軻揚雄韓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聖人之道廓如也吾友吳迪吉作樓于其居第之西其下闢以為堂圖孔子荀卿揚雄之像于其間又取韓愈原道之書寫于其壁而名其堂曰適正

蓋取揚雄法言所謂適堯舜文王為正堂者也廸吉屬予為記且使道其名堂之意余謂廸吉子坐于中堂瞻數子之容而思其學觀原道之書而詳其義則堯舜文王之道參乎其前矣雖然理固有待物而明者嘗試登君之樓以望長江之流浩浩乎其必歸于海矣乘舟而往順流而不止雖欲至海可也航斷港絶潢者能若是乎廸吉曰我知之矣泛長江而歸乎海是適聖人之正道者也航斷港絶潢是適諸子百家之他道者也我知



之矣子其爲我書之余曰唯唯

竹友集卷八

竹友集卷九

宋 謝邁 撰

題跋贊頌

讀仁宗政要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海涵天覆百姓鼓舞而不知及夫鼎成龍駕望白雲而號者徧乎天下父老至今能言之往往咨嗟歎息至有泣下者盖感人之

深人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書載堯之事備矣至所謂大而民無能名者書亦不能名也余讀仁宗政要求其所以感人之深殆不見其迹然從其所任用者觀之庶幾可概見矣盛哉慶歷之中二三大臣同在廟堂洋洋乎忠厚之風藹使生逢其時雖掃舍人之門所欣慕焉

書元稹遺事

余觀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于無辜竊怪在廷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歎恨以為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憂憤之懷為晏平仲列傳書其解左驂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余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廷臣有一晏平仲豈忍坐視遷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而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朝廷命愈使而人莫不危之是

時廷湊擁強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為朝廷失一賢士耶得不貽天下後世笑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為愈言者獨元積言韓愈可惜穆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常多小人不特偷安于朝又沮毀以害君子歟故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身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為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于

愈如此使其在漢廷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後世復有司馬遷亦必特書其事且願為之執鞭焉使作史者乃不載之本傳而特見于愈事之末是可嘆也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艷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槪交結魏弘簡沮抑裴度之言以浮躁險薄稱于時至于知賢救難奮激敢言凜凜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况不為元稹者乎

書賈誼傳後

賈誼說文帝以諸侯强大天下之勢如病瘇失今不治必為痼疾文帝入絳灌東陽馮敬之言未盡施行而誼亦不幸死矣鼂錯得幸景帝乃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于是七國連兵西鄉以誅錯為名吳王謀反巳兆于高帝之言豈為錯發哉哀盎一說錯遂滅其宗族悲夫使誼不死景帝之時絳灌舊臣無在者誼必得志得志必盡行其策則鼂錯之禍誼其當之耶誼之不幸而死

乃誼之所以為幸也禍福倚伏無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稱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固亦有見于斯耶

書鄭當時傳後

司馬遷稱鄭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此時諸公翕然稱鄭莊而後世言推賢好善者亦必曰鄭莊云然觀武帝時莊所進言見任用者東郭咸陽孔僅其人也

武帝内興宫闕外事邊陲言利之臣析秋毫而天下蕭然不聊生咸陽僅擢于鬻鹽大冶其言利殆與桑弘羊等此其為害于天下豈少哉謂莊好言長者而長者固若是耶抑所言多長者而武帝不用也方魏其武安東朝廷辯灌夫汲黯與莊同是魏其而莊獨不能堅其説武帝詆以為轅下駒司馬遷亦言其趍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盖莊天性樂善至上不能用則亦順旨而從諛嗚呼誰謂鄭莊推轂士為足尚耶觀其所進者二人卒

為天下蠹然則衛將軍之于士大夫無稱焉賢于莊遠矣

溪堂先生畫像贊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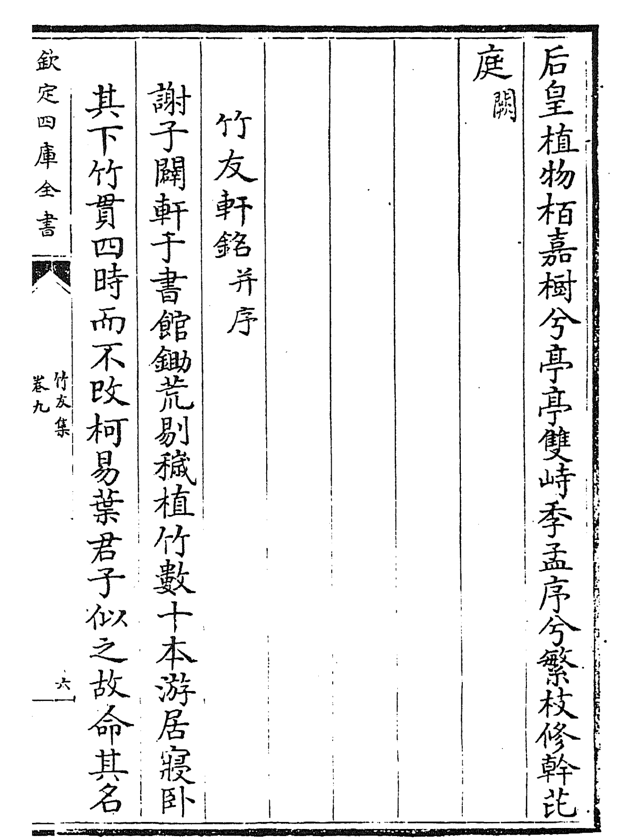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磐石日飛鴻脫屨石上濯足于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

以君為在山林耶烱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有表襮以君為在市朝耶泠然之泉可濯足翩然之鴻與寓目

蓋用之而行則服鑾輅被羈絡而為奉輿之駟舍之而藏則脫斤鋸老溪壑而為蔽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雙栢頌 并引

子謝子有讀書之館有雙栢峙于庭下枝葉菀然予顧而譽之且曰世之君子遭時斥逐守道不變蓋有似乎茲栢昔屈原作橘頌以自況橘固美材然冬夏青青唯松栢獨則橘斯為下矣頌雙栢以寄吾意云



后皇植物栢嘉樹兮亭亭雙峙季孟序兮繁枝修幹庇

庭闕

竹友軒銘并序

謝子闢軒于書館鋤荒剔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卧

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

曰竹友而為之銘銘曰

層氷峨峨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熣熣中林我觀茲竹淨緑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籩斤斧勿侵以保天年我掛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游

何之忱抱瓮園銘

彼愚而夸飛宇綺疏雕鏤朱丹遺巧則亡此哲而窮蓬戶桑樞是豈固然今古一途我觀何子孝友愉愉不為

於陵離母以居總角寄巢迄于霜鬚其勤其艱以有屋廬環堵蕭然風雨僅除爰開小園荆棘自鋤前有瓜田後有芋區早韭晩菘可鬻可葅斑衣兒啼將奉板輿萊婦華巔以翼以扶殺鷄無羸客至飯蔬畦丁晨告雨物不濡跰躚行汲色頳力劬胸中純白豈曰未愚海客有心鷗鳥凌虚機舂原簌智則有餘是皆機械有道所誅君寧搰搰用力抑將謂桔槔之不如乎

陳無惑宴室銘

子陳子宴坐靜室牀敷居中文史在前鑾觸干戈日鏖于外而吾心澄寂若止水之淵朝于是夕于是出于物搆而須臾之間復此乎盤旋其視鼻端寂然如閉息之龜其遺形骸楞然如委脫之蟬能如是坐之雖維摩詰見之其敢曰不然若夫身居一室而心遊四海是猶圈虎豹而檻猿狙也其誰以為宴耶

碁局銘

世傳神仙奕碁山阿樵者旁觀斧爛其柯謂堯教子此

理則那不有博奕猶賢乎已爲之不止牧猪奴戲不卬

自警昬告子弟

尺銘

童子適市老僧不欺較短量長惟爾其無私

竹友集卷九

竹友集卷十

宋 謝薖 撰

墓誌祭文

董彦孚墓誌銘

君字彦孚諱革姓董氏家撫之金谿贈承事郎諱其隱居田里孜孜樂善不倦于君為曾王父隱君生承議郎通守虔州諱其清修刻苦居官守正不撓工詩博學至

老未嘗一日廢書虔州生信州玉山主簿諱某越州司
戶叅軍諱某同年登進士第以經術文章擅場一時稱
江西兩董越州早亡玉山性剛狷不肯俛首事大吏以
是官不達玉山生君三歲姆抱觀壁間書一日弄筆寫
十餘字乃壁間所嘗見者玉山驚異之四五歲誦書如
建瓴水賦五字詩有文采可觀稍長下筆奮迅如風霆
聲觀者辟易虔州拊其背曰異時以文學大吾後必此
兒也後數從進士試其為文汗漫喜出怪奇語率不合

有司繩尺益放情為歌詩其悲歡譏罵一于歌詩見之年四十一以卒時政和二年六月甲子也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奥源山之側王母壽昌君曽氏春秋髙君左右事之常得其歡欣于是壽昌君哭之不成聲曰天乎吾老而見嫡孫之亡也室王氏二男回𡙁皆童稺四女長許嫁幼在襁褓二季霈曇才士也集君歌詩五百篇蔵于家撫其孤且教之君其必有後乎余娶君之姑知君最詳為銘曰

挾才以為鏃援經以為弛惜榮名之不立撫韔服而號呼季也懐之羽翼其雛尚克奮飛繹憤幽墟

吳伯俞墓誌銘

余昔讀書龍泉之陽見其地肥衍有稻粱魚果蔬之饒意其必有素封之民居于其間面山而帶溪氣象清曠又意其必有俊秀之士出焉既而識吳君伯俞君語余曰吳代自高安徙臨川卜築于龍泉溪上不知其幾年矣吾祖吾父皆力穡為善不倦逮吾治生而資益奇贏

吾是以構屋買書延四方之才士使吾兒從之游已而見其子果皆好學而文也君以政和四年三月癸卯卒壽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韻秀鄉之仙游源其子克明録其實衰絰走百里乞銘于余辭之不可遂序而銘之君諱仕舜伯俞其字也曽祖諱道玢祖諱文侃考諱仁遂君喜觀書尤長陰陽五行之説善飲酒縱謔客至無不罄懽歳饑低穀價以恵貧民疾病不能謁醫者為發藥治之闕

頗衆有負子錢數百萬者焚其劵弗問有娶其兄之子貧不能自給者分田以養之其恤于鄉里厚于宗黨類如此三男子曰克開克明克從孟前君七年卒仲初授衛州耒陽縣尉季嘗貢于辟雝先室饒氏繼室周氏一女子嫁進士饒擴早卒孫男四人曰邵曰邠曰郁曰郊孫女三人孟既嫁而卒餘未笄銘曰

富好行其德知其志之無驕也德未饗其樂知其家之有後也嗚呼百歳之後近其墓者勿樵也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撫州金溪人贈宣德郎諱彥國之孫處士諱獻可之女同邑人陳筴君誤之妻爲職方員外郎出守濠州諱獻明者夫人之叔父也夫人以大觀四年七月戊申卒享年三十有七以政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歸政鄉交龍原男三人曰德厚曰處厚曰躬厚女四人長嫁進士周均餘皆幼夫人喪父母蚤王母崇德君憐之不許嫁凡兒濠州丞崇德之命擇所宜適以歸君誤

夫人為兒時柔順稱于宗族及為婦為妻益以孝敬聞其姑曰吾為陳氏繼室髮時尚少左右就養俾吾安其室不惟予子之孝亦予婦之力也君謨曰吾治家有法為士無過行吾妻每有助焉夫人之卒也其姑哭之哀甚君謨日拊棺哭不絶聲出與賔客語泣然不知涕之交頤也或謂君謨賦悼亡之詩足以寫其悲懐不然出遺服櫛佩圖佛以授浮屠亦足以塞悲二者君謨皆不暇為乃日夜悲傷憂懣至于病猶未巳雖伉儷之重君

謨所難忘亦夫人之賢實使之君謨病且愈叩余門泣涕言曰吾妻葬得日願有銘余既夙聞夫人有賢行于是撰次其事又嘉君謨能篤于夫婦之恩也乃序其情作哀詞以弔之使鑱諸石內之壙中以當銘其詞曰

朝之容踖踖兮于豆于觴夕之容翼翼兮我褓我裳一日棄余而往兮恭不知其何鄉姑當饋而霣涕兮皃啾啾而在傍我夢平生兮婉若覿其清揚既覺而非兮徒有淚其浪浪身如朝露兮何者為強餘生纔幾兮憂又

克傷凋蘭瘞玉兮何日而忘

朱夫人墓誌銘

金溪陳大聲將葬其妣以其父命來謁銘且曰大聲從君伯氏溪堂先生游又辱知于君溪堂工文詞銘貞士烈女節行不誣吾母葬得日而先生忽謝世微君誰宜銘者不得銘其何以掩諸幽余不得辭乃諏其家世行實序而銘之夫人朱姓撫州金谿人朱氏大家有官于朝為顯人而仕于州縣者相望也夫人祖諱宿考諱宗

良皆隱德不仕夫人年十八歸為陳師堯聖徒之配于是姑老矣夫人于倫次為冢婦事姑孝謹至于疾痛疴癢無不察而家事無大細皆親之其從夫以敬其訓子以嚴其友娣婦以和其御童僕以恩其言其動無纖毫不本于誠者故陳宗無疎戚莫不敬愛之姑捐館舍既終喪夫人以家事委諸婦而聖徒亦放曠樂酒不躬事生業歲時諸女來覲孫子侍側肴饌鞠䐉舉觴交獻迨其暇豫含飴弄孫蓋將以佚樂壽考終焉而夫人不幸

止此其可哀也夫卒以政和二年二月甲子享年五十二以其年十月巳酉葬于歸政鄉之柳原男三人大聲大球大信女三人嫁彭通一黃馭許獻可子與壻皆從進士舉孫男女九人皆幼銘曰

婦德幽幽孰傳其譽子行表表乃知其母壽不稱德子孫其昌窐木百圍無或壞傷

祭無逸兄文

嗚呼羣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羣從此邦則然猗歟幾

希豈惟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
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楚訃聞衆為盡傷豈知此來兄
又窀穸僅閱三稔乃瘞連璧凡今知聞孰不霑臆其也
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穉凡視我為不曰兒
戲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歡然之思
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禄無升斗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
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雪修途間以
凍饑迨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謁醫操藥饋

漿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幃嗚呼我不忍思尚忍言之兄之詩文為世所珍廣徵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尊酌以祖行肺肝塌然有淚如澠

祭董彥孚文

嗚呼彥孚學足以入官議事而無禄以代其耕智足以發奸摘伏而無地以施其巧顧世之喑聾或施施而得志而君之智術乃皇皇于一飽衆雖欲殺而莫憐子亦

從嗔而須皷頃駕言而寓居嗟識面之不早我每唱而

君和子或可而予否初疑鑿枘之難合卒若酸鹹之適

口共娛嬉于文字亦殷勤于盃酒方子之疾我獨執其

手方子之斂我獨扶其柩始也哭子以詩自謂足以寫

哀既而銘子之藏人或意其不朽適涓辰而啟殯復撫

事而垂洟夜漫漫而莫旦魂杳杳而何之酬一觴而告

訣庶彷彿其來思

潘邠老哀詞

予離羣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褐而懷才兮卧何邱之林藪賦幽懷于秋夜兮雖愛君而不見託筆墨以寫心兮盖定交其已久歲乙酉之將盡兮始識君于大梁面蒼蒼而髮星星兮何兹時之不偶君曰無傷兮繄吾道則然相從于漏屋之下兮日賦詩而飲酒越仲春之末望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躊躇而不忍別兮步河堤而携手念會合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黯然而分道兮常睠焉而回首謂別君其幾何時兮曽書問之

不通驚凶訃之奄至兮為投箸而噎嘔予固知自古皆有死兮誰能免夫牖下夫何奔走于道路兮竟死于奴隸之手矧比年之凋喪兮嵬然皆國之楨君雖學而未仕兮天又慭而莫之壽意君死而無恨兮從諸公于九泉奈生者之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于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于今兮固傳于後嗚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

竹友集卷十

竹友集跋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為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㓜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粤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于學宫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鋟槧董兹職于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于前學正易葳又得㓜

槃善本于其子敏行㳂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賛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問之鄉老無逸之交遊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問寖廣與之並驅而争先既没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録也特取舍人吕公之所書摹其真蹟于後庶幾因吕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

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右文林郎軍事判官陸旻右迪功郎差兗州學校授苗昌言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嚴仲遠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熊士鵬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煒重修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為一時之冠而玄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于二公盖未敢有所優

劣也本中竊以為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此平
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臨川去幼槃之没
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于其子長衲所伏讀累日益
知前語之不繆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
寧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髪汚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
之好葢餘事耳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
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
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于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為抄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先大人書法步趨右軍故平日行似聖教草肖十七帖獨真書最少即不肖杲亦罕見此二册乃先君己酉歲服闋候補都門手抄謝幼槃先生集字畫端楷無一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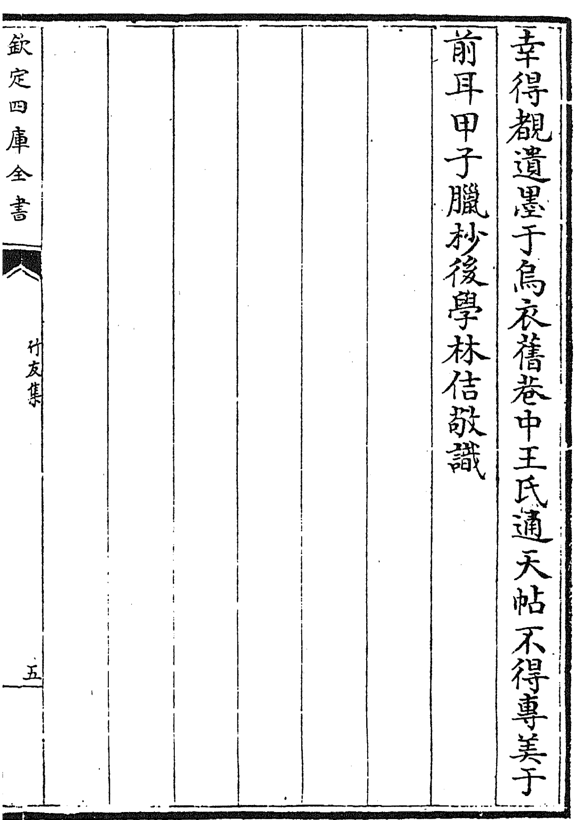
潦草杲偶得于亡侄殘簏敗篋中手捧跽誦悲喜交集嗚呼物經七十六年茲以無意中復歸于杲豈非在天之靈有默相耶因重加修整謹識時日以傳子孫使後來知余得時情狀能永永珍惜未必非孝思之一端上元甲子嘉平月朔不肖男杲拜手敬書

甲子臘月一日青門翁晨過手捧二大冊踵趾重繭若不得前遥呼曰我昨日自猶子宅拾其遺集得先方伯手録宋謝幼槃文集言未已飲聲欲嗌蓋喜極而轉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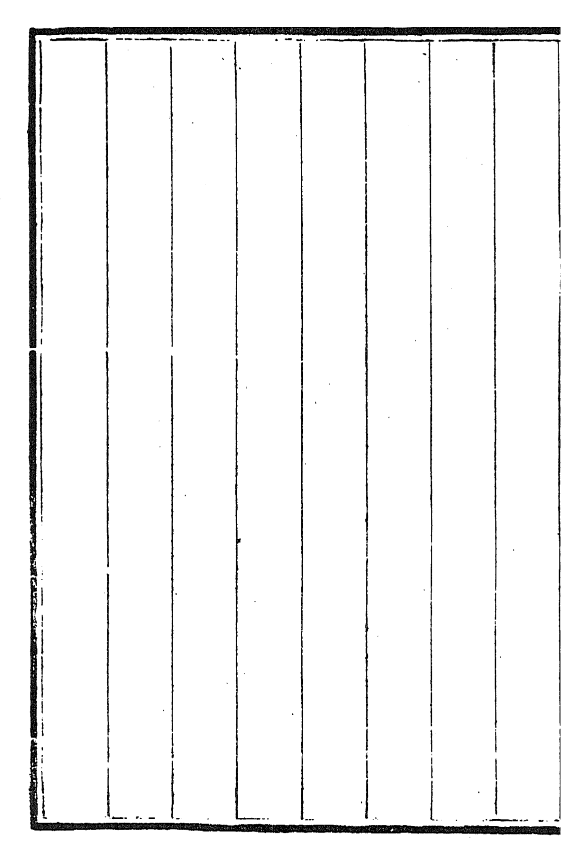
也余因得受讀省親細楷精繕無一毫錯伍自記云需銓旅邸借内府秘本深冬沍寒窮二十日錄成合三萬餘字時為萬歷巳酉赴補冬官之日也迄今七十有六年手澤如新後人撫桮棬而興感能禁青門之捧而欲泣耶頃讀福唐相公叙謝公北河紀亦稱公入都時時借内閣秘籍抄填校勘可知公方銑進之時汲汲芸窓素業無一毫熱中膴仕之念俯念今古是何等品物耶謝肇淛名在崇寧大觀間以皭然不淄見稱呂舍人本

中章章有述公目中豈真以其詩文為模楷顧自有欽崇之道耳惟青門擴其意未必不當謝家之寶訓哉東山後學黄晋良頓首敬跋

佶生十餘歳得讀先生五雜組一書其羅籠名物錯綜天地真曠若發矇晩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淼如未易究其涯涘也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董先生淵博推能始曹先生先生與之頡頏而會集其長盖三百來吾鄉先進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



幸得覩遺墨于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于
前耳甲子臘杪後學林佶敬識



謹案卷七第五頁前五行北𥦗欹枕颯涼風按宋元詩會颯涼作傲清

第十一頁後七行飛揺齊𣲖金山寺按宋元詩會齊作但

第十二頁前一行他年來訪結菴地吾與此江春水盟按宋元詩會結菴作誅茅江作鄉

